

· 心理卫生评估 ·

# 大学生休息不耐受潜在剖面分析 及其与文化价值观的关系

程玲 王皓宇 程文彦

(安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安庆 246133 通信作者: 王皓宇 wanghaoyu904045570@126.com)

**【摘要】目的:** 识别大学生休息不耐受的潜在模式, 并探讨其与文化价值观的关系。**方法:** 招募 550 名大学生, 完成休息不耐受量表 (RIS) 与文化价值观量表 (ICS)。对 RIS 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 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休息不耐受潜在剖面的 ICS 4 个维度得分。**结果:** 休息不耐受呈现自主调和型 (26%)、张力平衡型 (49%)、高压束缚型 (25%) 3 类。多元方差分析显示, 高压束缚型的垂直个人主义和垂直集体主义得分最高, 自主调和型的水平集体主义得分最高, 张力平衡型的水平个人主义得分最低 (均  $P < 0.05$ )。**结论:** 大学生休息不耐受有类型差异, 不同类型对应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

**【关键词】** 休息不耐受; 潜在剖面分析; 文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B8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6729 (2026) 09-0823-06

doi: 10.3969/j.issn.1000-6729.2026.09.13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6, 40 (9): 823-828.)

##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of rest intolerance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ultural values

CHENG Ling, WANG Haoyu, CHENG Wenyan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Anhui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Haoyu, wanghaoyu904045570@126.com

**【Abstract】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latent profiles of rest intolerance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nd explore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cultural values. **Methods:** A total of 550 students completed the Rest Intolerance Scale (RIS) and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 (ICS).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 was performed on RIS scores,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ANOVA)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scores on the four ICS dimensions across different latent profiles of rest intolerance. **Results:** Three latent profiles of rest intolerance were identified: harmonized rest pattern (26%), balanced rest pattern (49%), and constrained rest pattern (25%). MANOVA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dividuals in the constrained rest pattern scored highest on vertical individualism and vertical collectivism, those in the harmonized rest pattern scored highest on horizontal collectivism, and those in the balanced rest pattern scored lowest on horizontal individualism ( $P_s < 0.05$ ). **Conclusion:** Rest intolera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exhibits distinct latent profiles, and different profiles ar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s.

**【Key words】** rest intolerance;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cultural values

(Chin Ment Health J, 2026, 40(9): 823-828.)

羞耻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情绪, 在演化上具有社会调节功能, 被认为有助于个体遵守社会规范、维系群体关系<sup>[1]</sup>。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 “内化的社会目光”作为一种调节机制, 常借助羞耻体验,

促使个体自我监控其是否履行了群体赋予的社会角色<sup>[2-3]</sup>。例如, 中国大学生被期待“勤奋上进”, 若其在休息时感受到来自父母、同伴或自身的否定性评价, 即可能发展出羞耻体验<sup>[4]</sup>。在这一背景

下, Koo 提出了休息羞耻感 (leisure guilt) 的概念, 即个体因从事非生产性活动 (如休息、放松) 而体验到的一种复杂的羞愧、自责或内疚情绪, 表现为休息前的犹豫和恐惧、休息中的罪恶感, 以及休息后的悔恨与否定<sup>[5]</sup>。这一情绪体验的文化根源和心理机制, 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需要明确的是, 休息羞耻感更多描述的是一种即时性的情绪反应, 而 Wang 等在此基础上开发了休息不耐受量表 (Rest Intolerance Scale, RIS), 提出了一个更为综合的“休息不耐受”构念。不仅包含负面情绪 (negative feeling), 还涵盖了社会比较 (social comparison)、强迫思维 (obsessive thinking) 和认知偏差 (cognitive bias) 3 个维度<sup>[6]</sup>。这意味着, 休息不耐受被视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特质, 它反映了个体在认知、思维及社交评价等多个层面对休息行为的排斥倾向, 而休息羞耻则是这一特质在具体情境中被激发的典型情绪机制。该结构与早期休闲内疚研究相呼应。例如, 有研究发现高内疚者常将休闲视作“浪费时间”, 进而降低休闲参与和快乐感, 导致较差的心理健康水平<sup>[7]</sup>。

在此视角下, 休息不耐受不仅是对浪费时间的焦虑反应, 更是一种文化规范被内化后的道德压力体现<sup>[8]</sup>。两者存在互促关系: 个体的认知偏差和社会比较构成了休息不耐受的认知基础, 当个体试图休息时, 这些认知成分会激活自身休息羞耻的想法, 通过产生痛苦的情绪信号来警告个体不要违背勤奋的文化准则。尽管休息对维护心理健康与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sup>[9]</sup>, 但当勤奋、效率成为评价个体价值的核心标准时, 休息反而会被标记为懒惰、拖延乃至失败的象征。这种内在冲突可能会干扰个体的恢复与能量补充机制, 诱发焦虑、内疚甚至慢性倦怠, 损害其心理健康。大学生正处于被他律到自我调节的过渡阶段。在高度竞争的学业与就业压力之下, 他们更容易将自我价值等同于可见的产出和成效<sup>[10]</sup>, 进而难以接受“无目的的休息”或“纯粹的享乐”。这种认知倾向使得休息常被贴上低效、失败等负面标签, 从而激发羞耻或自责情绪, 形成抑制休息-强化羞耻-继续透支的恶性循环。

同时, 中国高校环境中对时间利用效率的强调<sup>[11]</sup>也可能强化大学生在休息时的不安全感与负

罪感。部分学生甚至出现“补偿性学习”现象, 即在休息后过度学习, 以弥补之前休息时所造成的“损失”, 这可能构成恶性循环, 导致大学生在学业、就业压力下, 愈发难以安心享受休闲<sup>[5]</sup>, 这种内化的情绪负担也会削弱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与生活质量<sup>[7]</sup>。

文化价值观对休息不耐受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中国作为典型的垂直集体主义文化, 以“群体利益优先”“勤奋道德化”为核心<sup>[12-13]</sup>。前者强调社会层级与职责, 后者推崇天道酬勤等信条, 将休息视为懒惰的道德背离。已有研究指出, 集体主义文化通过强化“羞耻-社会控制”机制约束个体行为, 并对错误行为赋予公共羞耻以维系集体凝聚<sup>[14]</sup>。而个人主义文化则更强调自主选择<sup>[15]</sup>, 在某种程度上允许休息行为的发生——这意味着休息不耐受在不同文化环境下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尽管前人研究探讨了休闲情境中的负罪感及其心理后果 (如焦虑、抑郁、低幸福感)<sup>[5,16-17]</sup>, 但缺乏本土化实证研究。有研究初步揭示中国大学生的休息不耐受现象, 但未探讨其异质性结构及文化价值观下的心理差异<sup>[6]</sup>。潜在剖面分析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 用于识别个体在心理特质上的潜在类型<sup>[18]</sup>, 因此 LPA 可补充传统变量导向分析, 从类别内部异质性角度揭示休息不耐受构型。

本研究运用 LPA 探索中国大学生群体中是否存在不同类型的休息不耐受剖面, 并比较不同休息不耐受群体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以期为休闲心理干预提供文化适用的理论依据, 也可为高校在心理教育与健康促进方面提供操作性策略。

## 1 对象与方法

### 1.1 对象

潜在剖面分析中, 通常样本量大于 500 时模型估计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与准确性<sup>[19]</sup>。

方便选取安徽省某公立大学大学生, 通过在线调查平台脑岛 (www.naodao.com) 面向不同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收集问卷, 研究中设置了注意力检测题“请选择‘完全不同意’”用以筛选有效问卷, 共招募 613 名参与者, 其中 63 名参与者因为注意力检测题作答错误、规律性作答而被剔除。最终有效问卷 550 份, 年龄 18~25 岁, 平均年龄 (21.5 ±

2.4) 岁; 男 240 名, 女 310 名; 专科生 17 名, 本科生 482 名, 研究生 51 名; 理科生 175 名, 文科生 263 名, 工科生 112 名。

本研究获得安庆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准 (No. AQNU2025001)。参与者及其辅导员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工具

1.2.1 休息不耐受量表 (Rest Intolerance Scale, RIS) [6]

共 8 个条目, 包含社会比较、消极感受、强迫思维、认知偏差 4 个维度, 每维度 2 个条目, 采用 1 (非常不同意) ~ 5 (非常同意) 5 级计分, 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休息不耐受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87。

1.2.2 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 ICS) [20]

共 16 个条目, 包含水平个人主义 (horizontal individualism, HI)、垂直个人主义 (vertical individualism, VI)、水平集体主义 (horizontal collectivism, HC)、垂直集体主义 (vertical collectivism, VC) 4 个维度, 每个维度 4 个条目。采用 1 (非常不同意) ~ 5 (非常同意) 5 级计分, 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在该维度上的文化价值取向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各维度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64 ~ 0.75。

1.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 26.0 和 Mplus 8.3 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讨各变量的相关性; 对 RIS 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 采用 Mplus 8.3 对 RIS 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 以 RIS 的各维度作为外显变量建立潜在剖面模型, 设置 1 ~ 4 个类别模型进行潜在剖面的拟合估计, 逐步增加剖面数量, 并评估各模型的 AIC、BIC、aBIC、Entropy、BLRT 和 VLMR 检验结果 [21]。其中, AIC、BIC、aBIC 3 个指标应当随着拟合度变好而降低; Entropy 指数要小于 1, 且越接近 1 分类越准确; BLRT 和 VLMR 的 P 值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 k 个类型的模型优于 k-1 个类型 [22]。

在获得潜在类型后, 根据前人研究方法 [23], 采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 寻找不同剖面之间的人口学变量差异。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比较大学生不同休息不耐受潜在剖面的 ICS 得分差异。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将文化价值观与休息不耐受所有的测量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提取出 6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 首个因子变异为 21.83%, 故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表 1), RIS 得分与 ICS 的 HI、VI 和 VC 得分均正相关, 与 HC 得分负相关。

表 1 休息不耐受与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相关分析 ( $r$ ,  $n=550$ )

| 变量     | $\bar{x} \pm s$ | RIS 得分   | HI 得分    | VI 得分    | HC 得分    |
|--------|-----------------|----------|----------|----------|----------|
| RIS 得分 | 25.2 $\pm$ 6.5  |          |          |          |          |
| HI 得分  | 16.1 $\pm$ 2.2  | 0.12 **  |          |          |          |
| VI 得分  | 14.2 $\pm$ 2.5  | 0.52 *** | 0.26 *** |          |          |
| HC 得分  | 14.7 $\pm$ 2.5  | -0.11 ** | 0.01     | -0.03    |          |
| VC 得分  | 15.2 $\pm$ 2.6  | 0.14 **  | 0.09 *   | 0.19 *** | 0.42 *** |

注: RIS, 休息不耐受量表; HI, 水平个人主义; VI, 垂直个人主义; HC, 水平集体主义; VC, 垂直集体主义。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2.2 休息不耐受的潜在剖面分析

共拟合了 4 个剖面模型 (表 2), 2 类模型的熵值 (Entropy) 为 0.843, 3 类模型的熵值为 0.812; 随着类别数量增加, AIC、BIC 及 aBIC 值虽持续下降, 但下降幅度逐渐减小; 而 4 类模型的

BLRT 的检验结果不再显著, 表明其拟合改进有限。尽管 2 类与 3 类模型在部分指标上的差异较小, 但 3 类模型在统计和理论意义上均具有更高的合理性。首先, 3 类模型的 BLRT 和 VLMR 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 < 0.001$ ), 且各类型比例均大

于 10%，符合潜在剖面分析的经验标准<sup>[24]</sup>；其次，3 类模型能更细致揭示大学生休息不耐受的异质性结构，较 2 类模型具有更高的解释力和理论契

合度<sup>[25]</sup>。因此，本研究在综合统计拟合与心理解释的基础上，确定 3 类模型为最优解。

表 2 大学生休息不耐受的潜在剖面模型的拟合结果

| 类型 | AIC        | BIC        | ABIC       | Entropy | BLRT( <i>P</i> ) | VLMR( <i>P</i> ) | 分组比例                    |
|----|------------|------------|------------|---------|------------------|------------------|-------------------------|
| 1  | 9 224. 388 | 9 258. 867 | 9 233. 472 |         |                  |                  |                         |
| 2  | 8 533. 888 | 8 589. 917 | 8 548. 649 | 0. 843  | <0. 001          | <0. 001          | 0. 33/0. 67             |
| 3  | 8 306. 758 | 8 384. 337 | 8 327. 197 | 0. 812  | <0. 001          | <0. 001          | 0. 26/0. 49/0. 25       |
| 4  | 8 278. 489 | 8 377. 618 | 8 304. 606 | 0. 753  | 0. 009           | <0. 001          | 0. 25/0. 37/0. 26/0. 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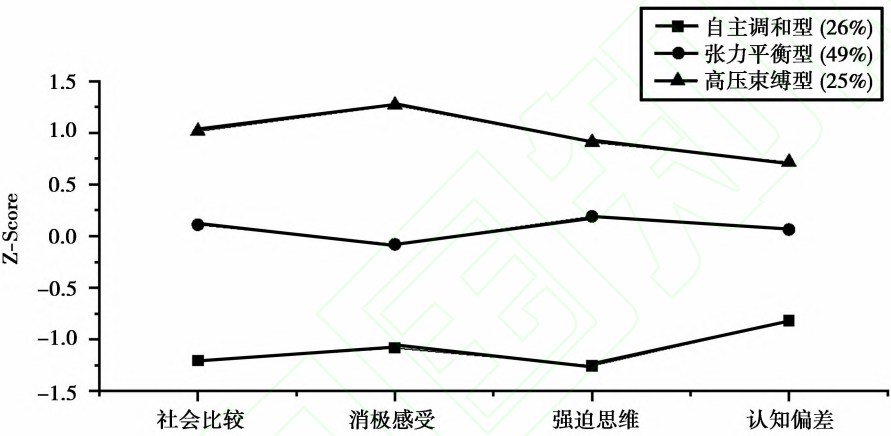


图 1 3 个潜在剖面在休息不耐受量表各维度上的得分 Z 分数

将 3 个潜在剖面的各维度的得分放在一起绘图，3 类模型的潜在剖面见图 1。Class1（C1）占 26%，4 个维度得分均最低。休息时产生较少的内疚情绪，较少地关注自身与他人的比较，能较好“放下”未完成任务，认可休息的价值，能相对自主、放松、协调地进行休闲活动。将其命名为“自主调和型”。Class2（C2）占 49%，4 个维度得分中等。个体能够休息但常感不安，偶尔会关注他人进度，与中等程度的社会比较倾向，有时会被未完成任务打断休息，对休息价值看法摇摆不定。他们所感知到的休息体验是混合的、存在内在张力，但又能维持一定平衡。将其命名为“张力平衡型”。Class3（C3）占 25%，其在 4 个维度得分均最高。休息伴随强烈内疚、焦虑等负面情绪，极度担心自己落后，总有“应该做其他事”的念头，根深蒂固认为休息等同于浪费时间。休息是充满心理负担的、被束缚的体验。将其命名为“高压束

缚型”。

2. 3 大学生休息不耐受潜在类型的人口学特征差异

以休息不耐受的 3 个潜在类型为因变量，将性别、受教育程度及专业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进行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 3），以“高压束缚型”为参照组，性别、教育程度及专业在休息不耐受 3 个潜在类型间的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这表明休息不耐受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而非人口学变量。

2. 4 不同休息不耐受类型大学生的 ICS 得分比较

以休息不耐受的 3 个潜在类型为自变量，以 ICS 的 4 个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休息不耐受潜在类型的大学生在 ICS 4 个维度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 4）。高压束缚型的水平个人主义、垂直个人主义、垂直集体主义得分均最高；自主调和型的水平集体主义得分最高。

表 3 人口学变量对休息不耐受潜在类型的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

| 变量    | 自主调和型 |                    |       | 张力平衡型 |                    |       |
|-------|-------|--------------------|-------|-------|--------------------|-------|
|       | B     | OR (95% CI)        | P     | B     | OR (95% CI)        | P     |
| 性别    |       |                    |       |       |                    |       |
| 男性    | -0.42 | 0.66 (0.39 ~ 1.11) | 0.118 | -0.31 | 0.74 (0.47 ~ 1.17) | 0.192 |
| 女性    |       | 1                  |       |       | 1                  |       |
| 受教育程度 |       |                    |       |       |                    |       |
| 专科    | 0.20  | 1.23 (0.23 ~ 6.52) | 0.811 | 0.73  | 2.08 (0.48 ~ 8.93) | 0.325 |
| 本科    | -0.13 | 0.88 (0.40 ~ 1.91) | 0.740 | -0.12 | 1.20 (0.59 ~ 2.44) | 0.616 |
| 研究生   |       | 1                  |       |       | 1                  |       |
| 专业    |       |                    |       |       |                    |       |
| 理科    | 0.21  | 1.23 (0.63 ~ 2.42) | 0.542 | 0.01  | 1.01 (0.57 ~ 1.81) | 0.970 |
| 文科    | -0.03 | 0.97 (0.49 ~ 1.92) | 0.935 | -0.08 | 0.92 (0.51 ~ 1.65) | 0.779 |
| 工科    |       | 1                  |       |       | 1                  |       |

注：休息不耐受潜在类型的参照组为高压束缚型。性别参照组为女性，受教育程度参照组为研究生，专业参照组为工科。

表 4 不同休息不耐受类型大学生的 ICS 得分比较 ( $\bar{x} \pm s$ )

| 因变量    | C1：自主调和型<br>(n = 141) | C2：张力平衡型<br>(n = 271) | C3：高压束缚型<br>(n = 138) | F        | $\eta_p^2$ | 两两比较<br>P < 0.05 |
|--------|-----------------------|-----------------------|-----------------------|----------|------------|------------------|
| 水平个人主义 | 16.1 ± 2.5            | 15.8 ± 1.9            | 16.6 ± 2.4            | 7.16**   | 0.03       | C3 > C1 > C2     |
| 垂直个人主义 | 12.8 ± 2.5            | 14.1 ± 2.1            | 16.0 ± 2.2            | 77.72*** | 0.22       | C3 > C2 > C1     |
| 水平集体主义 | 15.1 ± 2.5            | 14.7 ± 2.2            | 14.3 ± 2.8            | 3.47*    | 0.01       | C1 > C2 > C3     |
| 垂直集体主义 | 14.9 ± 2.9            | 15.1 ± 2.5            | 15.8 ± 2.4            | 4.46*    | 0.02       | C3 > C2 > C1     |

注：ICS，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量表。\*P < 0.05，\*\*P < 0.01，\*\*\*P < 0.001。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潜在剖面分析识别了大学生休息不耐受的 3 种类型——自主调和型、张力平衡型和高压束缚型。这一发现印证了近年来心理学研究中强调个体差异与类型学方法的趋势<sup>[25-26]</sup>。其中，张力平衡型占据近一半样本，提示多数大学生在休息中处于矛盾心理：既需要休息，又难以完全放松。这可能反映了高竞争教育环境下的普遍心理压力<sup>[27]</sup>。

在本研究中，不同类型在文化价值观上表现出差异。其中，垂直个人主义的差异最大，高压束缚型个体在此维度得分最高，说明强调竞争与社会比较的价值取向更易加重休息不耐受特质。这一发现与既有研究中羞耻感与文化价值取向的紧密关系相呼应<sup>[28-29]</sup>。根据前人研究的理论<sup>[6]</sup>，休息不耐受不仅是瞬时的羞耻情绪，更包含了一套“不耐受”的认知系统。对于高压束缚型个体而言，其内化的垂直个人主义价值观使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比较

与认知偏差，将休息视为竞争力的丧失。这种特质化的认知偏差会高频激活其个体内在的羞耻机制，作为一种道德压力信号，强制个体回归生产性活动，从而形成“认知偏差－羞耻情绪－继续透支”的恶性循环。在集体主义方面，自主调和型在水平集体主义上得分最高，说明平等与合作的取向可能减少休息负担；高压束缚型则在垂直集体主义上得分最高，这意味着等级和责任压力会放大羞耻体验<sup>[30]</sup>。不同维度的集体主义表现出差异化的心理功能，这可能与文化中的权力距离和教养方式相关。在高权力距离文化中，羞耻更接近“真正的羞耻感”，而在低权力距离与个人主义文化中，羞耻则更接近罪疚感<sup>[31]</sup>。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横断面设计无法揭示因果关系，未来应采用纵向设计以追踪休息不耐受与文化价值观的动态关联。其次，样本集中于大学生群体，外推性有待验证。

参考文献

[1] Tangney JP.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shame, guilt, embarrass-

- ment and pride [M] // Dalglish T, Power MJ, eds. Handbook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NY: John Wiley & Sons, Ltd, 1999: 541 – 568.
- [2] Bedford O, Hwang KK. Guilt and shame in Chinese culture: a cross-cultural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and identity [J]. *J Theory Soc Behav*, 2003, 33(2): 127 – 144.
  - [3] Su C, Hynie M. A cross-cultural study on the experience of shame and guilt [M] // Zangeneh M, Al-Krenawi A. Advances in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culture diversity mental health-enhancing clinical practice.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9: 243 – 262.
  - [4] Fang J, Brown GTL, Hamilton R. Changes in Chinese students' academic emotions after examinations: pride in success, shame in failure, and self-loathing in comparison [J]. *Br J Educ Psychol*, 2023, 93(1): 245 – 261.
  - [5] Koo HJ. American idle: an examination of leisure guilt, time use, and well-being [D]. Irv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23.
  - [6] Wang F, Song H, Meng X,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long and short forms of the Rest Intolerance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 [J]. *Pers Individ Dif*, 2025, 233: 112869. doi: 10.1016/j.paid.2024.112869
  - [7] Tonietto GN, Malkoc SA, Reczek RW, et al. Viewing leisure as wasteful undermines enjoyment [J]. *J Exp Soc Psychol*, 2021, 97: 104198. doi: 10.1016/j.jesp.2021.104198
  - [8] Goffnett J, Liechty JM, Kidder E.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shame: a systematic review [J]. *J Behav Cogn Ther*, 2020, 30(2): 141 – 160.
  - [9] Kuykendall L, Tay L, Ng V. Leisure engagemen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J]. *Psychol Bull*, 2015, 141(2): 364 – 403.
  - [10] Chen J, Chen G. Academic burnout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 study based on FSQCA method [J]. *Acta Psychol (Amst)*, 2025, 253: 104701. doi: 10.1016/j.actpsy.2025.104701.
  - [11] Ng YC, Li SK.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post-reform period [J]. *China Econ Rev*, 2009, 20(2): 183 – 192.
  - [12] Guo M, Jia X, Wang W. How would you describe a mentally healthy college student based on Chinese culture? A qualitativ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students [J]. *BMC Psychol*, 2024, 12(1): 207. doi: 10.1186/s40359-024-01689-7.
  - [13] Triandis HC, Gelfand MJ. Converging measurement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J]. *J Pers Soc Psychol*, 1998, 74(1): 118 – 128.
  - [14] English F. Shame and social control [J]. *Trans Anal J*, 1975, 5(1): 24 – 28.
  - [15] Kim HS, Sherman DK. "Express yourself": culture and the effect of self-expression on choice [J]. *J Pers Soc Psychol*, 2007, 92(1): 1 – 11.
  - [16] Han J, Jeong S, Hur T, et al. How women differently felt guilt from men in Korea: focusing on the influence of demographic factors and leisure motivation [J]. *Health Care Women Int*, 2023, 44(1): 28 – 45.
  - [17] Reinecke L, Meier A. Guilt and media use [M] // Van den Bulck J.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media psychology. New Jersey: Wiley, 2020: 1 – 5.
  - [18] Lanza ST, Collins LM, Lemmon DR, et al. PROC LCA: a SAS procedure for latent class analysis [J]. *Struct Equ Model Multidiscip J*, 2007, 14(4): 671 – 694.
  - [19] Sinha P, Calfee CS, Delucchi KL. Practitioner's guide to latent class analysis: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and common pitfalls [J]. *Crit Care Med*, 2021, 49(1): e63 – e79.
  - [20] 黄任之, Abela JR, Leibovitch F. 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中文版的主要维度和效度[J]. *四川精神卫生*, 2014, 27(1): 1 – 6.
  - [21] Peugh J, Fan X. Modeling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using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a Monte Carlo simulation [J]. *Struct Equ Model Multidiscip J*, 2013, 20(4): 616 – 639.
  - [22] 王孟成, 邓俏文, 毕向阳, 等. 分类精确性指数 Entropy 在潜剖面分析中的表现: 一项蒙特卡罗模拟研究[J]. *心理学报*, 2017, 49(11): 1473 – 1482.
  - [23] Gao C, Zhou Y, Yang Y, et al. Temporal focus latent profil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life satisfaction and procrastination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J]. *Pers Individ Dif*, 2025, 246: 113327. doi: 10.1016/j.paid.2025.113327
  - [24] Morin AJS, Morizot J, Boudrias JS, et al. A multifoci person-centered perspective on workplace affective commitment: a latent profile/factor mixture analysis [J]. *Organ Res Methods*, 2011, 14(1): 58 – 90.
  - [25] Fülöp M, Varga BA, Sebestyén N. Competitive and non-competitive school climate and students' well-being [J]. *Learn Instr*, 2025, 95: 102036. doi: 10.1016/j.learninstruc.2024.102036
  - [26] 王雨薇, 陈晓彤, 余红玉. 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潜在类别及其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5, 39(7): 624 – 630.
  - [27] Boiger M, Deyne SD, Mesquita B. Emotions in "the world": cultural practices, products, and meanings of anger and shame in two individualist cultures [J]. *Front Psychol*, 2013, 4: 867. doi: 10.3389/fpsyg.2013.00867.
  - [28] de Groot M, Schaafsma J, Castelain T, et al. Group-based shame, guilt, and regret across cultures [J]. *Eur J Soc Psychol*, 2021, 51(7): 1198 – 1212.
  - [29] Akutsu S, Krishnan R, Lee J. The cultural varianc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shame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health and well-being [J]. *Jpn Psychol Res*, 2022, 64(2): 244 – 266.
  - [30] Greenwald DF, Harder DW. Domains of shame: evolutionary, cultural, and psychotherapeutic aspects [M] // Gilbert P, Andrews B, eds. Shame: interpersonal behavior, psychopathology, and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25 – 245.
  - [31] Wallbott HG, Scherer KR. Cultural determinants in experiencing shame and guilt [M] // Tangney JP, Fischer KW, eds.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 psychology of shame, guilt, embarrassment, and prid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5: 465 – 487.

编辑: 靖华

2025-09-10 收稿